

<<蔓珠沙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蔓珠沙华>>

13位ISBN编号：9787802043268

10位ISBN编号：7802043263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长征出版社

作者：夏果果

页数：1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蔓珠沙华>>

### 内容概要

湛蓝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她的身上集中了都市单身女人的共性，因为寂寞而错爱，错爱后却更寂寞。

安可是湛蓝深爱却又克制的男朋友，她和他相爱却又相互怀疑，她一方面对他付出，一方面又试图使他离开。

安拉是湛蓝从小到大纠缠不清的女友，她们两个人相互猜忌又相互安慰。

有时候，湛蓝觉得自己很幸福，拥有着美好的友情和爱情，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很寂寞，因为所有的拥有似乎转瞬而无。

她说，她的故事就像蔓珠沙华的蔓延。

<<蔓珠沙华>>

作者简介

夏果果，80年代出生于古城西安，青春纠结于爱情之中，泪腺迷惘在青春岁月，发芽的季节里，都惯于蜷缩的姿势写蜷缩的文字。

已出版：《碎》等6部长篇小说。

## &lt;&lt;蔓珠沙华&gt;&gt;

## 书籍目录

ONE 拥抱你让我做了你的女人今天是安可离开我的第一百零八天，我开始怀疑他安可离开我的第六十天，我感慨万千：我还是遇到了安可我有些失控，今天是安可离开我的第十八天，他音信全无安可离开的第五天，我摇摆不定地想念他TWO 绝望被爱和爱一样的孤独爱上安可，我以为得到了幸福安可遇到我的时候，我说快到世界末日了狩猎者的日记两个人的孤独THREE 挣扎牵着我的手过夜我她他我们女人男人故事FOUR 蜷缩在你看不见的角落，潜伏着多少个我沉溺的灵魂断翼的蝴蝶上帝的她们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一棵树的自白X条平行的相交线X条不相交的平行线FIVE 取暖我不想，你走血玫瑰就这样，不留SIX 转身沦陷与被沦陷鹤顶红有人说：湛蓝，你比年轻时候更像一个尤物分裂的念想SEVEN 背叛自虐的高潮也是一种高潮有人说，我给你讲一个安可与安可的故事安可说你就是我的傻瓜，他沉默，我哭了EIGHT 冷漠我愿意安可和我是两条平行线的故事，我一直坚信如果我爱你让爱痛苦，不如用身体来结束这次梦魇NINE 疯狂一个人的高潮一个人的纠缠没有永恒的激情，就像黑色的欲望潮落无厘头的争吵TEN 刺杀感谢你，赐予空欢喜眼神喜欢过期傻瓜、笨蛋与咖啡、吗啡的关系饥渴鞋子笑反复傻瓜害怕不像话哭感应晕眩左眼泪绝症、爱情ELEVEN 逃亡失踪我与我的你的那场告白摊牌安拉的信安拉的我谁是谁的世界末日谋杀TWELVE 回眸飞翔的狐狸精放生（后记）

## &lt;&lt;蔓珠沙华&gt;&gt;

## 章节摘录

ONE 拥抱 今天是安可离开我的第一百零八天，我开始怀疑他 他低低地说，蔓珠是妖，沙华是孽，蔓珠沙华却是个有爱的记忆。

湛蓝，如若以后我们其中的一个，起了争执，另一方只需说一句“蔓珠沙华”，便能明鉴×××。

轰隆隆的瞬间耳鸣。

后面那三个字终于还是没有听进去，细碎的记忆从此戛然而止，他的誓言并无入了我的安全行囊。

寄附在一个未知的拉钩承诺上的安全系数，又怎会是安全的？

我迅速地卷了绫罗绸缎般的念想，爬山虎一样攀岩上他的唇，假如，假如，另一方根本就不想说那一句蔓珠沙华，那妖还是妖，孽还是孽。

那句话在齿间百转千回，硬生生被逼了回去。

他叫安可。

后来，他一直未曾说那一句，而我，竟是没有机会说。

我不怕争执，我怕没有对手的争执。

天很冷，空气里那些寂寞的因子相互依偎，相互纠缠，又相互攻击。

太相同的宿命使得他们惺惺相惜却疑窦丛生。

我，不过是无法抵抗这刺骨的风，迟疑了一秒钟后，钻进了暧昧温热的人群里。

我在拥挤的地铁里，看到那些貌似亲密的情侣，看到那些貌似高贵的夫人，看到那些貌似清纯的女子，看到那些貌似君子的男人。

也在列车疾驰的时候在玻璃窗上看到迷离的我。

旁边有男人对女人说，把手放在我的掌心，我给你搓一搓，可以取暖。

定睛望去，朴实的男女，做着朴实的事情，道出的竟是震惊。

把你放我手里，即可取暖。

这是个寒冷的冬天，也是个让我再次思考并努力尽量不思考的季节。

这个季节，我少了一些东西，多了一些东西，多的是失落，少的是承诺。

安可说，大约是因为清楚了暂时不能做到的，所以承诺，所以将这两个字拖长了音连在一起含糊地念，是不是应该是承——诺——拖！

是的，就是拖，不被祝福的爱情所能依靠的延续关键词：拖。

年轻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便开始喜欢了这个说法。

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很多人会说，你现在也仍然年轻啊。

我想，我只是习惯了这样的说法，那么就让我继续这个说法吧。

年轻的时候，仗着美貌，仗着才华，仗着富裕，仗切狐假虎威的勇气，我坚信，无论是爱情还是别的，都只有我挑选的份，没有挑剔我的量。

安可问我，湛蓝，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他：你是一个可爱的可敬的可恨的——男人。

他笑。

我又说：但是我更认为你是一个可怕的人。

他问我为什么，我摇头说不知道。

依稀的月光下，我得到安可的眼神有些散乱，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又仿佛在掩饰着什么。

我也使得自己陷入了这样的迷乱、可怕，为什么我会觉得安可可怕呢？

或者，时间会给我答案。

而，我的感觉，从来就没有出过错。

这一次，我如此强烈地希望，我错了。

征程，短暂、迅速。

让我看透，也解脱。

冰凉的掌心里隐约有温暖的气息，我开始爱惜自己，如此冷漠的世界里唯一的真情就是自己爱上自己

## &lt;&lt;蔓珠沙华&gt;&gt;

的那一刻。

逃离，让我不再成为谁的理由，同时，也不再成为谁的借口。

开始的时候，我叫亦薇，这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大多数人每次都亲昵地叫我薇薇，他们说这样的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娴静美丽的女子。

我不置可否，微笑地答应，背过身后我便朝天上唾一口，呸，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那些镶嵌着嘲弄的华丽的碎钻，一点一点在我经过的地方被我践踏，伪善的叶子妖艳得更像一个传说，而非故事。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乖乖女。

还在童年的时候，我就能因为要看到黑豹大哥们的样子而砸了录音机寻找声音的根源。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我妈狠狠地用鸡毛掸子揍了一顿。

我惧怕了我妈的鸡毛掸子，开始学会了戴着面具生存，在察言观色的缝隙间寻求温暖。

我的霸道和独占欲从小就有，比如我发现班里有个男孩子比较讨女孩喜欢，而他又恰好对每个女孩和对我没什么不同。

我的心里就非常不舒服。

我明里暗里都会勾引他，利用自己班干部的职务放学后留下他，又在同学们都走完了以后向他示好，总之，软也好硬也好，我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的裙下臣子。

当他对我死心塌地的时候。

我已厌倦了他，却仍然固执地不允许他对别的女生好。

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

每天夜晚就会溜进我被窝的那个小女生总是黏着我说：薇薇，为什么男孩都喜欢你啊，可是你明明没有我漂亮嘛。

我一边挠着她的胳肢窝，一边在她光滑的小身体上弹钢琴。

心里恶狠狠地想着，我让你漂亮，我抓破你的皮。

嘴巴上却很刁地说：可是我比你可爱啊。

她叫安拉，长得如同芭比娃娃一样，的确是班里最漂亮的一个女孩。

可是在我的淫威下，谁都不敢多看她一眼。

我更是恶毒地散播谣言，说她得了传染病。

尽管如此，我却贪婪她的温度，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女孩儿，她能让我在夏天感觉到凉爽，在冬天感觉到温暖。

我一直坚信遇见某个人是生命中的劫难，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相遇，然后势不可挡地相爱，颇有一触即发的意味。

那样的人，她以她的强悍弥补了我的柔软，我用我的眼泪滋润了她干裂的伤口。

她如我爱她那般深刻地爱我，又如我恨她那般激烈地伤害我。

在没有遇到安可之前，我坚信这个人一定是她，不会是他。

当一个人的过去不为人知，她可以有安静纯粹的笑容，在人群中天真甜美有如孩童。

然而更多的时候，她隐忍而不动声色，常常是被忽略的存在。

这是被选择的结果，面对或者逃避。

因为在很多年以前，她给了自己伤口的时候，就丧失了所谓选择的权利。

我对她说，以后我是湛蓝，11万米深海里的湛蓝，阴郁不可测的湛蓝，激情全被扭曲的湛蓝。

我是湛蓝，一个经年分不清楚现实和梦想的笨女人，一个永远搞不清楚抑郁和放纵关系的寂寞女人。

截至今天，2008年4月1日，我整整28岁，单身、京漂、自由职业、月光族，无车无房，仅存的关于婚姻的希望也开始破灭。

这是一个上帝与人类开的玩笑。

26岁的时候，我来到这座城市。

枝枝蔓蔓的心思，流浪或者漂泊都一样如同潜逃的犯人，巨大的希望使得内心过于强大，失去声音的喉咙里充斥了疯狂的沙尘，咯了喉间那几欲澎湃的梦想。

## &lt;&lt;蔓珠沙华&gt;&gt;

那些时间是怎么样一点一点流失的？

坠入其中的时间太长，我逐渐觉得突兀。

我就因此这样一直一直坚持着无望的事情，包括坚持。

我对安可说。

我睡着的时候，迷迷糊糊地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就轻轻地把我放到他怀里，不停地抚摸我的手，我的脚，直至挑逗得我醒来。

你醒了，真好。

他说。

我睡着了吗？

可能吧，安可，我梦到很多很多的蛇，从天上掉下，从地里钻出，在我的身体里肆意地噬咬，是上天在诅咒我？

还是你，是你要伤了我？

我疯狂地爬上他的身体，泪吻。

不会的，湛蓝，你要相信，相信一切，我，包括你。

他推开我，没有陪着我一起疯狂。

可能吧，我困了。

安可，我要睡了。

短暂的沉睡，像死去的安宁。

我很快闭上眼睛，再次进入那个蛇飞满天的世界。

我爱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理由地爱，就是觉得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是睡觉，也觉得踏实。

当然，我做不到像那些光鲜的人们每日穿着伪名牌争分夺秒地拥挤在地铁或者公交上，或是颓靡得像狗一样窝在地下室，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依然每天都在想天上什么时候会掉馅饼。

这个城市的人每天都忙碌着，寻求着让自己一夜成名的契机，每个人都浮躁得像夏天吐着舌头的母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在夹缝中摇晃着自己的尾巴兜兜转转，恨不得每天出门被一辆大款的车撞上，从此就青蛙变王子，乌鸦变凤凰。

那些含蓄矜持的地铁女人们，听着列车在隧道里呼啸而过的声音，挥洒着香奈儿香水在拥挤的人群看时间迅疾奔腾，希望速度却背道而驰，接近崩溃。

怀揣这样的梦想的女人和男人基本是成比例的，也是正常的，像我这种因为想在一个城市睡一个安稳觉而磕死自己的人很少，女人更少，也属于不正常的。

有个小姑娘拍拍我的肩膀，非常肯定地说，姐，我觉得你心理不正常。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嗯，你不用解释，肯定是，我能理解，一个26岁还单身的女人肯定是。

唉，姐，其实呢，你也不要对男人失去信心，不是有个伟人说过，没有爱情，有很多很多的物质也很好的。

这样的她，和年轻时候的我一模一样。

我被这相似的狂妄击中，一刹那热流撼了全身，明明心有余悸，却是笑颜如花。

我拍拍她的肩膀，那句话不是伟人说的，是亦舒说的。

另外，我对男人没有失去信心，我只是觉得出门被大款的车撞上的概率。

比我中彩票的概率更小。

我相信爱情，相信男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欺骗都来自真诚。

就像我相信我的安可们，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一样的真诚，一样的欺骗，尽管故事是不一样的。

没有谁在一开始就会想到结束的。

我们笑，我们彼此都没有预料，这些所谓的爱情、事业、生命原来都很像指间流过的空气。

稀薄而轻易。

看过夜间盛开的花，看过凌晨没来得及藏好的星，看过生命中一场又一场的别离。

到现在，你，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些唱过的没唱过的歌，流过的没流过的泪，爱过没爱过的人，是否还无怨无悔地守候在我的人生里。

生活是残酷的，当我千万次努力地想要尝试睡一个安稳觉的时候，我发现，我兜里没钱了。

## &lt;&lt;蔓珠沙华&gt;&gt;

我是不是应该找个男人来养我呢？

我对着墙角的方便面袋子呓语。

随后我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当你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你还是对着镜子耻笑了自己一把。

这样的决定你下了多少次呢。

五十次？

一百次？

找一个男人来养你，然后你把他扔了又捡、爱了又恨。

你是他的什么人，他又是你的什么人。

他偶尔想起你的时候会甜言蜜语地说宝贝你要乖你要安康。

可是大多数时间他也对别的任何人说同样的话。

太不靠谱了。

我又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开始像一只蜗牛一样为了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努力。

有时候我会写一些很颓靡的文字卖钱，有时候我会发动自己的大脑周转一些创意卖钱，不过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在酒吧里跟着我的信念乐队吼钱的。

很多时候，抽烟，不说话，看着天慢慢地亮起来。

凌晨3点的时候我都会醒过来，那个时候我会梦见很多过往的事，它们交织在一起，面目全非。

所谓往事，就是已经忘记的事，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梦见了什么。

我会站在窗前。

抽一两支烟。

天亮起来的时候我会再沉沉睡去。

或者不再睡去，就这么一点一点地看着时光走过我的眼睛，走过我的手指。

那些瑟缩的温情，被埋葬在心底，没有方向。

分析和思念都是让人疯狂的事情，而我却经常分析思念。

一个人是永远无法分析出结果的，一个人永远是当事人，当事人的分析往往带有自己太多的主观意见。

一个人又常常是旁观者，旁观者的分析又过多地没了感情色彩。

如此说来，分析无非就是将一个伤疤揭开，然后鲜血淋漓地展示，完毕的结论也只会是，这个伤口尚未愈合，需要时间或者空间来弥补。

我愈合得很快，算是一个幸运儿。

有一天，我发财了，有个大老板找到我，让我帮他身旁一个娇滴滴的小女生录了一张光碟，签了一个保密合同，很大方地扔给了我十五万。

对于我这样一个月光族有上顿没下顿的人来说，十五万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了。

至少我可以一年内无忧无虑地过着还算潇洒的日子，不用每天那么辛苦地为了生计而努力。

没事做了，反而让我更痛苦和寂寞。

那一刻我突然就很能明白那些贵妇人的寂寞了，物质不用发愁了，感情就成了单行道。

我在我的个人签名档上重重地写着：我以绝望的姿态行走，我还怕什么绝望。

我说，我在酝酿一场伟大的堕落；我还说，我已经堕落到连堕落都厌倦的地步。

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往，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

安可离开我的第六十天。

我感慨万千：我还是遇到了安可 年龄对于我来说，敏感，带有极其剧烈的羞耻。

那是一个被存放在角落里压抑得不能见光的匣子。

私密又卑微，如同卷了被子的裸体。

而一个在已婚年龄却依然单身的女子是被质疑的。

上帝，她在公众视野里纵容了自己的被遗弃。

即便，身边所有的人都同时装作视而不见。

## &lt;&lt;蔓珠沙华&gt;&gt;

因为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怜悯与评判。

她亦同样。

掩藏了自己的渴求。

每每有人劝说我该嫁人的时候，我总是很真诚地说，我也很想，可是没有人要我啊。

劝说我的那个人就只有摇头叹气，觉得我很玩世不恭，不可救药了。

朋友说，你的脸上写着不真诚。

事实上，我比谁都清楚，我非常的真诚，我比任何一个女人都渴望结婚，渴望和一个人过简单平凡的小夫妻生活。

对于这个人，我已经到了毫无要求的状态，他可以没有钱，他可以没有事业心，他可以和我没有爱情，他甚至可以在外面有很多个女人。

他只需要愿意娶我。

这些寂静的冷漠，似乎在观望别人的幸福，纵是窗外风声肃杀，亦无非是拉开窗帘瞄一眼，不曾给人窥探到忧悒。

拔掉刺的躯体，才更是坚定的一意孤行。

看看，这就是我，我已经到了结婚狂的程度。

尽管如此，大家依然说，你根本就不想结婚，你就是那种只想游戏人生的女人。

路过他们的时候。

即使无话可说，简单地互看一眼，也让我泪如雨下。

北飞的候鸟。

盛宴落败，一地华丽的碎片，有人自嘲，那些叫做自恃清高。

没有人相信我的真诚。

包括那些口口声声地说爱我的人，他们声称可以给我房子，可以给我车子，可以让我享受到作为一个女人最美妙的境界。

我很严肃地说，我想要一枚戒指。

第二天清晨，我会发现我还是一个人，似乎昨天晚上那个和我一起把酒谈心的男人是一个梦，可是明明我的衣服上还有男人的气息。

我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没有男人会娶我，那我干脆爱一个让我自己连结婚的想法都没有的男人吧。

实在不行，我还有我的她。

女子间的温情即便是姿势的变换有不同的轨迹，依然可以带来无以言喻的慰藉。

眷恋的高贵，更像是一道华美而沉溺的盛宴。

安拉，似乎成了我永远的退路。

在我已经对找一个男人不如找一头猪的想法彻底肯定的时候，安可出现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势俘虏了我。

我们是一个偶然。

我说。

慢慢抚摸他的脸，遍寻不到的奇迹，一切从容不迫，好像是一场梦。

是的，那个开始是从梦开始的。

偶然的背后是必然。

有些时候，他比我更能言善辩，就算我总是觉得他的面相是那么的诚恳，偶尔一丝的狡诈也被他漆黑的眸子化解。

那些光泽，那些温度，在最初的时候很轻易就能燃烧起来。

那时候，他是我的一个客户公司的部门经理，我们认识了半年，却只是点头之交。

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坐在他们公司会议室里等人，如果他没有冲进来，非常冒失地说：你怎么会在这里，等我吗？

想必，之后，他仍是他，我仍是我。

她坚信一开始就带有阴谋和冲动。

## &lt;&lt;蔓珠沙华&gt;&gt;

并非宿命。

这疑虑促使一个人用极为剧烈激盛的方式对待爱情。

她极需要探究、摸索、分辨与改造。

她不能够确定和相信一切人和事。

我愣了一下，他黑亮的眸子里闪过一个迟疑的影子，随即，横冲直撞地回了句：是啊，等你很久了。

是吗？

为什么等我？

分明是挑衅，又拿出一副无辜的认真，偏是这样的游戏，勾起我作战的兴趣。

我喜欢你啊，要不改天一起吃饭。

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吧。

来势凶猛，一瞬间仿佛坠落，以闪电的速度。

他不过要她的疼痛瞬间占有，她却一并想了他的幸福天长地久。

寂寞的愉悦吞噬了所有理智，这婚姻之痒间的男人想要新鲜感，她，亦是需要一份温暖，于是，便企图酿造一个爱字。

纵使这爱字生造得艰难、无际，甚至可能会是片刻的幻觉，能短暂催眠却也足够。

也许一天，也许一夜，也许，没有也许。

就这样，我就被他拉出了他们的会议室，接下来的事情像早就约定好了似的顺理成章。

那种感觉。

就像是我千辛万苦地寻找的一个悬崖，却来不及欣赏就扑通一声自己先掉了进去。

就这样。

一顿没有情调的晚餐，一个条件一般的KTV，他成功地让我把他带到了我的房间，或者说是我成功地将他带到了我的房间。

我唱《勇敢一点》，他拍拍我的肩，声音像一把刷子轻轻地梳理着我的头发，我似乎感觉到他的唇就在我的发梢游弋。

他说，勇敢不必给自己勇气，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内心。

我唱《不爱我，放了我》，他顺势抓住我的手，麦克风掉在了地上，发出“噙”的声音。

我的心也随即发出噙的声音。

爱你，不放手。

爱你，带我走。

我稀里糊涂地被安可牵引到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里，在童话里，我仿佛看到一些过往的伤口迅速愈合。

渐变成快乐。

我半昏迷状态地说：安可，谢谢你。

<<蔓珠沙华>>

编辑推荐

我站在海角天涯，听见土壤萌芽，等待花再开，把苍翠留给年华。

十二次相遇，十二段故事，十二种姿态。

一个轮回，一个永远分不清楚现实和梦想的男人，一个永远不懂爱和暧昧的女人，一段曾经无限凄美的爱情。

爱一个人，并无论陷于温暖，却更是颠沛流离。

我一直都愿意是你的洛丽塔，在你膨胀的周期中，蜷缩，抑或是被撕裂。

可是，是不是这一切的爱太过丰盛，生活太过沉重，才让你的身体竟有了些许的倦怠，眼神有了太多的黯淡。

单单为了不再让你沉重，我决计选择离开了，我自有我的生活，你我都不必为对方所牵绊。

他的到来没在预兆，他的离去也没有准备。

我躲在暗色的窗帘背后，观望，房间的颜色是他喜欢的苍翠，尽管苍翠得像个童话。

他说，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是相爱的。

他忘记了，童话始终是童话，童话同时也是灰姑娘的心思。

我是灰姑娘，我的惆怅来自我不柔顺的发，它不能牵引我的王子。

于是，这个夜里，我赤着双脚，一步并一步，数着我们的过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